

荐书堂

主办单位：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萧县党组织负责人李砥平带着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十七、十八大队从丰县华山回去之后，很想打一仗提振士气。他知道自己的同学陈怀玉很有办法，就去郝庄乡陈坡村找陈怀玉。

陈坡村附近有一个黄庙村，日军在这里安下了一个据点，修筑有碉堡和岗楼，还派有二三十人的小分队在据点驻扎。

陈怀玉对这个碉堡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伙日寇平时耀武扬威惯了，不断地让老百姓进据点送东西，包括粮食、蔬菜、肉，他们的戒备心很低。

李砥平便决定要全歼这伙日寇。陈怀玉建议说，黄庙村据点内有碉堡，外有壕沟，再加上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采取硬拼的方式并不好，最好还是智取。李砥平同意了他的思路，派陈怀玉和一名叫袁永赞的村民一起前往黄庙据点侦查。袁永赞是黄庙村的人，负责给黄庙据点里的日寇送东西，深得这一伙日军的信任。

次日一早，陈怀玉和袁永赞这两个农民打扮的年轻人走在通往日军据点的小路上。前面的人边走边用扇子扇风，后面的人则挑着一担菜，扁担上还挂着两只大公鸡，前头扇风的是袁永赞，后面挑担子的是陈怀玉。来到据点前，日军的哨兵用枪指着陈怀玉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

袁永赞笑着对哨兵说：“这是村里来给太君送东西的。”哨兵一听是来送东西的，看到挂在扁担上的大公鸡，脸上笑开了花，赶紧把他们给放了进去。

陈怀玉一边挑着东西一边四处观察，发现敌人的营房在碉堡一侧，而且在院子内没有发现有任何武器，他想大概是放在碉堡和营房内。

当陈怀玉走进厨房看到伙夫是黄庙村的张大叔，以前他去过黄庙村，与张大叔挺熟的。

张大叔知道陈怀玉是共产党，就把知道的情况详

细告诉了陈怀玉：这个据点里，有常驻日军25人，每个人一支“三八大盖”步枪，外加很充裕的子弹。炮楼上配置有轻机枪、重机枪各一挺，备弹也都很充足。最近天有点儿热，鬼子添毛病了，每天中午要睡一两个小时的午觉。午觉期间，整个据点里清醒的人，就只有门口的两个哨兵！

陈怀玉和袁永赞离开据点，将侦查到的情报向李砥平作了汇报。李砥平和陈怀玉制定出了一套很详细的作战方案：首先，选5个身手好的游击队员作为第一队，化妆成村民给据点送东西。他们每人配一支短枪，外加一把匕首，在进入日军据点后消灭敌人哨兵；其次，再选5名枪法好的游击队员作为第二队，先期在据点外埋伏，等第一批队员得手后，马上进去支援；最后，其他的所有游击队员，在附近的其他据点和火车站外侧埋伏。一旦敌人派兵增援，则坚决打击！

第二天上午，游击队员们便分批次出发了。第一组队员在袁永赞的带领下进入敌人据点。他们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酒菜，篮子下面藏着5支驳壳枪。一个鬼子兵掀开了盖着酒菜的布，发现了驳壳枪！就是在这瞬间，两个游击队员拔出匕首，一人解决了一个哨兵。两个哨兵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便都一命归西了！

解决哨兵之后，第一组队员向外面打了个手势，第二组队员端着5杆“汉阳造”，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据点。紧接着，两组人分成长短枪配合的两队，分别对两间鬼子的宿舍下手。此时鬼子们都在午睡，对危险的到来浑然不觉。在一阵清脆的枪声后，十几个鬼子做了他乡之鬼。

此时，日本小队长正在房中呼呼大睡。听到枪声后，马上爬起来想看看外面是怎么回事。可是刚一出房门，就被战士们发现，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

(未完待续)



散文集《徒骇河东岸》

散文家苑小红作品《徒骇河东岸》由山东省散文学会出版策划中心编辑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散文集分新生、故乡、红玫瑰、无尽藏、书香悠长五个篇章。家乡的徒骇河滋养了沾化大地，赋予这片土地以灵气，也滋养着作者。作者用文字讴歌了家乡的变化，赞扬了勤劳勇敢的岸边人民，对沾化风物风俗和文化传统进行了细腻描写，为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得富饶美丽而欢呼。她饱蘸浓浓的真情书写了一篇篇散文，字里行间凝结成对故乡最深的眷恋。那片热土不仅是她创作的源头，更是《徒骇河东岸》中最明亮而坚韧的灵魂。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掌故知鲁

曲阜碑刻(八十)

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代告阙里孔子庙记碑

崔然喆

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代告阙里孔子庙记碑，高2.2米、宽1.08米、厚0.34米。碑文内容由李东阳撰，由中书舍人乔宗书写，共30行，一行68字。此碑立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现位于孔庙西斋宿院中。

此次李东阳代告(即代替皇帝祭告)阙里孔子庙是为了庆贺孔子庙重修工程的完成。据《曲阜县志》卷二十九记载：“六月甲辰夜，阙里孔子庙灾。”又根据巡抚何鉴的奏言：“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时，雷雨交作，火从宣圣家庙东北角上起，延烧家庙五间……共计烧毁殿庑各房二百二十三间。”可知，弘治十二年，孔庙遭受雷击，引发了严重的火灾。火灾发生后，浙江道监察御史余濂奏请重修孔子庙，他上奏称“天下不能一日无孔子之道，人心不能一日无孔子之教……伏乞陛下即敕该部迅为修理，以妥神灵，以慰人心。奉旨允行”。在他的力劝之下，皇帝先在同年七月派太常寺少卿李杰来祭拜孔子，又派巡抚何鉴来实地考察，最终在第二年的二月开始动工重修孔子庙。到弘治十七年正月，孔子庙重建完成，闰四月，皇帝遣大学士李东阳前来祭孔并刻立此碑。

碑文开头先是讲述此次重修孔庙的背景，即上文提到的弘治十二年火灾一事，然后讲述了此次重修规模之大，将殿、庑等各处都加以修缮，修缮完成后，整个孔庙显得“轮奂宏伟，髹绘辉赫”。重修结束后，徐源与陈璘等人上报朝廷，礼部尚书张升等人认为这是“数百年之旷典”，建议皇帝用高规格的仪式来庆贺此工程。皇帝为表重视，亲自撰写碑文与祝辞，并派太常准备香火，令有司通过占卜选择吉日，并特派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前去祭告。

李东阳在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丁卯日辞别皇帝，

于癸未日到达孔庙。到了丁亥日，祭孔仪式正式开始。碑文中列举了出席此次祭孔仪式的官员姓名，他们多因处理公务而至曲阜，并一同出席此次祭孔仪式，如：中书舍人乔宗奉皇帝诏命在孔庙办理事务；右通政韩鼎因为督察河工而在曲阜；巡按御史陆偈因为巡视政务而至曲阜；卢许因清理军籍而至曲阜；左布政使曹元、按察使戈瑄、代理都指挥金事申宁，作为省级三司长官一同到来。仪式开始后，乔宗向大殿东侧配祀的儒家先哲(闵子骞、冉雍、子贡、子路、子夏、有子)行祭，曹元向大殿西侧配祀的儒家先贤(冉伯牛、宰我、冉求、子游、子思、朱熹)行祭，东西庑则由五经博士颜公铨、孟元负责；启圣王殿则由四氏学学录孔公瓚负责。根据碑文记载，参加祭典的孔氏族人达数百人。此前连续三日阴雨，而祭典当日却是晴空万里。祭祀典礼完成后，夜空星月交映，清辉朗照。乐工、舞者，以及敬献祭品、执掌仪式的官员，无不欣喜异常。

见此情此景，李东阳不禁感叹道：“在人情放荡、本性失落之后，即使经年累月，用严刑峻法来驱策人们，想让他们进入圣贤的境界，也是做不到的。然而，一旦到了圣人的故乡，瞻仰圣人的故居，接触他的子孙宗族，亲眼看见他传下的礼仪，亲耳听闻他制定的雅乐，从而在心中想象他的音容笑貌，那么，懈怠之心和浮躁之气就会在顷刻间悄然消散，连自己都未曾察觉。”接着他又称颂孔子删述六经的功绩应当“垂法万世”，不应被后人忘却。随后他又回忆了明代前几任皇帝对孔氏后裔的恩赐：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为孔子后人封爵，命其奉祀，建立学校，设置学官；到了宪宗纯皇帝朱见深，又将祭孔乐舞增至八佾，祭器增至十二笾豆，以天子礼仪祭祀孔子。李东阳还将祭祀典礼的盛衰与国家治乱联系起来，认为重视这种祭祀典礼，国家就会盛世相继，教化周洽。接着，李东阳以此次重修孔庙为例称颂孝宗皇帝的尊孔之道，将皇帝让自己撰写碑文的目的归结为向天下宣示天子的恩德。

在碑文的最后，李东阳再次称颂孔子的功绩，指出如果君主真正明白了祭祀孔子的真正意义，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让天下人都知道孔子应当被祭祀，就会知道他倡导的道义应当被践行，做臣子的必会尽忠，做子女的必会尽孝，没有人不恢复其善良的本性，并认为此次祭孔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把这个道理推广，让天下人感受到孔子的教化之道。

每当人们拜读此碑时，无不联想到五百年前李东阳等人在孔庙祭孔时的隆重场景，感受到明代儒学文化氛围的浓厚。李东阳作为明代内阁大学士，其对儒家教化之道的感悟和崇敬在此碑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于孔子与儒学的崇敬之情也溢于言表。